

# 女性英雄、西班牙內戰及記憶： 論杜爾瑟·洽宮的《沉睡的聲音》 (*La voz dormida*)\*

楊瓊瑩\*\*

## 摘要

近年來，西班牙學界紛紛興起了重新建構西班牙內戰後的女性記憶及創傷經驗之生命書寫，除了回歸女性追尋內在本質及社會實踐的議題，也突顯了女性在西班牙內戰扮演的歷史角色，體現女性在戰火的蹂躪下，她們如何經歷「英雄旅程」的考驗，試圖證明戰爭也是屬於女性的生命經驗。

杜爾瑟·洽宮(Dulce Chacón, 1954-2003)的文學生涯始於九〇年代，是西班牙本世紀的重要作家，也是畢生關注女性處境及倡導為邊緣者（內戰受害者/戰敗者）發聲的文壇女鬥士。《沉睡的聲音》(*La voz dormida*)於2002年出版，主要描寫共和派(Republican)女性於內戰期間及佛朗哥獨裁執政期所遭受的性別/政治壓迫及如何以毅力勇於抵抗的歷史悲歌。該小說堪稱西班牙近年來記憶書寫風潮(memory boom)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杜爾瑟·洽宮最受讀者及文評家讚賞的巔峰之作。小說主要場景聚焦在戰後(1939-1963)馬德里芬達(las Ventas)的女子監獄，故事的情節主軸環繞在一群拘禁在芬達監獄的女性政治犯如何經歷生存死亡之苦難經驗，也不時穿插佛朗哥政府以殘酷的刑罰對待共和派女性犯人的情節，突顯了共和派女性因性別及政治意識形態的差異所遭受的「雙重邊緣」(double marginalization)之壓制。禁錮的氛圍充斥於女子監獄內外，卻展現出女性團結(female solidarity)、互相扶持的姊妹情誼。

本論文試圖探討洽宮如何藉著獄中女性政治犯的感人故事，體現「女性英雄」在戰亂中的經驗，也藉著拯救集體記憶與見證，還原西班牙內戰時的社會不平等與權力濫用，再現共和派女性英雄角色的身份認同。我們也將分析洽宮如何融合傳統的女性表達方式（書信、日記及口述證明）及代表父權體制的官方文件，成功的挑戰傳統以來屬於男性經驗的戰爭議題，顛覆既有的內戰歷史論述及文化記憶。

**關鍵詞：**杜爾瑟·洽宮、女性英雄、西班牙內戰、記憶、雙重邊緣

---

\* 本論文乃筆者106年度科技部研究計畫(MOST 106-2410-H-004-023-MY2)的部分研究成果。

\*\* 楊瓊瑩，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西班牙語專任教授

# Female Heroes, Spanish Civil War and Memory in *La voz dormida* by Dulce Chacón

Chung-Ying Yang\*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t is noted that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Spa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 memory in the postwar period and the writ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trauma have been flourishing. Apart from recurring with the issues of searching for the inner essence and social practice, the historical role played by women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has been highlighting, showing us how they have confronted with the trials of “heroic journey” with the purpose of proving that war is also part of women’s experiences.

Dulce Chacón (1954-2003), whose literary career initiated in the years of nineties, has been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female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Spain and also a brave fighter in the literary circle who has dedicated to show concern about the marginal situation of women and give voices to the victims or defeated ones in the Civil War. *La voz dormida* (*The Sleeping Voice*), published in 2002, focuses on the gender-specific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s suffered by women during the Civil War and the regime of Franco, and with perseverance they were able to resist historical adversities. *La voz dormida*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works in the memory boom in Spain and is certainly Chacón’s most accomplished novel by critics as well as by readers. The novel’s major scene is set in the Ventas women’s prison in the postwar Madrid (1939-1963) and the story deals with the painful experience of life and death suffered by a group of female political prisoners in the Ventas. Besides, this novel focuses on the episodes of the severe treatment (torture and punishment) of Republican women by the Nationalist regime, emphasizing women’s double marginalization as consequence of the differences in gender and political ideology. The atmosphere of imprisonment is revealed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rison of the Ventas, however, the female solidarity and mutual support among female prisoners are central to the narrative.

---

\* Chung-Ying Yang, Professor of Spanish,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The present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Chacón portrays the experiences of female heroes in *La voz dormida* through the touching stories of certain female political prisoners. Through the recovery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testimonies, we will intend to reveal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abuse of power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identities of Republican female heroes. Furthermore, we will analyze how Chacón combines the traditional forms of feminine expression (letters, diaries, oral testimony) with the patriarchal discourse of official documents to challenge the issue of war traditionally seen as masculine experience and subvert the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the cultural memory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Keywords:** Dulce Chacón, female hero, Spanish Civil War, memory, double marginalization

## 一、前言

近年來，歷史記憶及拯救集體的過去在西班牙學界已是相當熱門的議題，在不同的領域甚至也引發激烈的論戰，這些論述顯現重要的歷史沿革，諸如西班牙內戰、佛朗哥獨裁執政期及轉型期(transition to democracy)是西班牙當代文化記憶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文學的範疇裡，這股記憶研究(memory studies)的風潮主要也聚焦以內戰時期、佛朗哥獨裁時期及轉型期為背景的小說所產生的記憶與創傷之再現。對於女性作家而言，西班牙學界的確興起了重新建構西班牙內戰後的女性記憶及創傷經驗之生命書寫，除了回歸女性追尋內在本質及社會實踐的議題，也突顯了女性在西班牙內戰扮演的歷史角色，體現女性在戰火的蹂躪下，她們如何經歷「英雄旅程」的考驗，試圖證明戰爭也是屬於女性的生命經驗。

一般而言，西班牙轉型期的時間分界點是指佛朗哥逝世後一九七〇年代中期至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在這段時間，西班牙政府避免譴責佛朗哥強人政權在內戰及獨裁統治期屠殺共和派人士、進行政治迫害及強權壓制所犯下的罪刑，似乎訂立了不言而喻的「遺忘」(pact of forgetting)或「緘默」(pact of silence)過去的協定。歷史學者胡力亞(Santos Juliá)認為轉型期西班牙新民主世紀的政治共識並不是源於忘卻過去，而是確認過去並不能決定未來的發展(2003)。然而，不少學者抨擊西國政府對於過往歷史所做的遺忘協定，例如雷西納(Joan Ramón Resina)批評新的君主政權試圖製造民主假象，強行實施文化霸權(2000: 84)；羅梧雷洛(Ángel Loureiro)則認為緘默的協定本身即是一項政治詭辯，刻意忽視了後佛朗哥時期對於妥協政策的反對聲浪(2008: 225)。

在二十世紀末期，西班牙出現了一群新世代，他們本身對於西班牙內戰並無直接的親身經驗，但卻執著地在公共領域及私人領域試圖找回已逝世的親人之故事，這些親人的過去充滿苦悶與挫敗，在佛朗哥執政期及轉型期多半是被壓抑及被邊緣化。雖然前述學者、專家一致質疑遺忘或沉默的協定是有意識的「歷史失憶」(historical amnesia)，刻意阻撓西班牙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許多原屬於共和派人士的故事卻僅留存於私人領域，即使是在家族圈也仍受到壓制。這群號稱「戰敗者的後代」(la generación de los nietos de los vencidos)不畏懼舊世代的歷史紛爭，以堅毅的勇氣將許多過去被壓抑、不能發聲的故事展現

於公領域而希望得到正義的回響，也迅速引起出版業、電視媒體、電影工業的注意，爭相出版及拍攝有關內戰及獨裁歷史記憶的書籍刊物與影視作品。西國右翼派報紙『ABC』曾以「過量的歷史記憶」(sobre dosis de memoria histórica)為標題的專刊來報導百花齊放的歷史記憶風潮；知名學者郭爾梅洛(José Colmeiro)則以「充滿記憶危機的時代」(tiempo de la crisis de la memoria)回應當代的文化表徵(2005: 19)。由於許多民間社運團體早已將重新審視共和派的過去歷史及撫平國家主義者對其所造成的創傷視為重要的使命，西班牙當時由薩巴德羅(José Luis Zapatero)所領導的社會勞工黨政府為了順應民情也在2007年底通過「歷史記憶法令」(Ley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一方面譴責佛朗哥政權的殘酷暴行，另一方面試圖為長期被壓抑及缺乏社會認同的共和派受害者平反。

在充滿懷舊的社會氛圍下，重新審視過去及探究歷史記憶之再現，也呈現在中青代作家（例如：Javier Cercas, Issac Rosa, Carme Riera, Almudena Grandes, Dulce Chacón）的小說作品裡。透過書寫，這幾位作家以多元的角度來檢視激發情感及精神危機的內戰烽火歲月及四十年的獨裁統治。賽爾卡斯(Javier Cercas)的小說作品《薩拉米納的軍人》(Soldados de Salamina)，以敘事者的口吻提到當代西班牙人對於西國二十世紀的歷史知識相當缺乏，尤其是西班牙內戰史，如同對於遠古波斯王朝攻佔薩拉米納(Salamina)島的戰役一無所知，這也證明了獨裁政府長期施行高壓統治的後果。三位女性作家里耶拉(Carme Riera, 1948~)、格蘭德斯(Almudena Grandes, 1960~)及洽宮(Dulce Chacón, 1954~2003)均出生於戰後佛朗哥執政期，在強人獨裁者過世後，她們開始出版文學作品，在西國文壇逐漸引領風騷。儘管三位作家並未經歷西班牙內戰及戰後的蹂躪，在不同的場合，她們均表達創作的部分動機源於為戰爭受害者發聲，以較寬宏的視野，重新建構歷史記憶的論述，以及探究戰爭或生命經驗的創傷。洽宮更是不遺餘力，在她2003年過世前，於多次的演講及訪談中，一再強調檢視當代西班牙的過去及克服尋找集體記憶的障礙對於再現文化記憶之重要性，尤其需要幫助那些沒有權利展現個人記憶的邊緣者找回逝去的記憶。

杜爾瑟·洽宮(Dulce Chacón)於1954年出生在西班牙巴達霍斯省(Badajoz)薩夫拉(Zafra)市鎮的一個右翼、保守的家庭，她的父親生前在佛朗哥執政期間曾擔任該市長一職，隨著父親的去世，全家搬至馬德里居

住。洽宮自幼成長在支持佛朗哥政府的家庭，僅知道擁護國家主義的家庭因為內戰之係承受了巨大的苦難與折磨。然而，她逐漸意識到有另一種聲音、另一群體（戰敗者）解讀國家歷史，因此，洽宮開始倡導為飽受邊緣化與欺凌的共和派受害者發聲，她認為這是一項與她同一世代的西班牙人應盡的義務。同時，這也是激勵洽宮日後書寫《沉睡的聲音》(*La voz dormida*)的主要動力之一，促使作家費時四年努力蒐集相關史料、安排訪談及製作口述檔案。洽宮熱衷社運，相當關懷遭受家暴的婦女及性別平權的議題。洽宮的文學生涯始於九〇年代，兼具詩人及小說家的身分，重要的詩作包括《想為他/她取名字》(*Querrán ponerle nombre*, 1992)、《石頭之語》(*Las palabras de la piedra*, 1993)、《反對高度的失去威望》(*Contra el desprestigio de la altura*，榮獲 Premio de Poesía Ciudad de Irún, 1995)、《殺害一位天使》(*Matar a un angel*, 1999)，所有的詩作均收錄在 *Cuatro gotas* (2003)。杜爾瑟·洽宮的小說創作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九〇年代，包括《某段不毀滅的愛情》(*Algún amor que no mate*, 1996)、《布蘭卡明天飛翔》(*Blanca vuela mañana*, 1997) 及《謬斯，請與我聊聊那位男士》(*Háblame, musa, de aquel varón*, 1998)，主要探討當代西班牙女性的心理狀態及與社會的衝突，之後，這三部中篇小說收錄在《逃離三部曲》(*Trilogía de la huida*)；第二階段的小說則聚焦於拯救西班牙內戰時期及戰後女性的記憶，《陶泥的天空》(*Cielos de barro*)於 2000 年獲得 Premio Azorín 的殊榮，《沉睡的聲音》(*La voz dormida*)則贏得 2002 年度最佳圖書獎(Premio al Libro del Año 2002)，兩部小說均深受文評家的讚賞及讀者的喜愛，而《沉睡的聲音》是作家的巔峰之作，但也是她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洽宮於 2003 年因癌症過世，她的英年驟逝，震撼了西國學界及文壇，全球西語界的學者藉著舉辦研討會、出版紀念文集來緬懷這位畢生關注女性處境及倡導為邊緣者（內戰受害者/戰敗者）發聲的文壇女鬥士。

《沉睡的聲音》(*La voz dormida*)於 2002 年出版，主要描寫共和派 (Republican) 女性於內戰期間及佛朗哥獨裁執政期所遭受的性別/政治壓迫及如何以毅力勇於抵抗的歷史悲歌。該小說堪稱西班牙近年來記憶書寫風潮(memory boom)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杜爾瑟·洽宮最受讀者及文評家讚賞的巔峰之作，不僅作品熱賣，西國知名導演尚布拉諾(Benito Zambrano)也於 2011 年拍攝同名小說的電影版本，然而，卻是作家驟逝前

出版的最後一部完整長篇小說。小說主要場景聚焦在戰後(1939-1963)馬德里本塔斯(Las Ventas)的女子監獄，故事的情節主軸環繞在一群拘禁在本塔斯監獄的女性政治犯如何經歷生存死亡之苦難經驗，也不時穿插佛朗哥政府以殘酷的刑罰對待共和派女性犯人的情節，突顯了共和派女性因性別及政治意識形態的差異所遭受的「雙重邊緣」(double marginalization)之壓制。禁錮的氛圍充斥於女子監獄內外，卻展現出女性團結(female solidarity)、互相扶持的姊妹情誼，重要的女性角色包括被判死刑、在獄中產下女嬰的女囚歐爾典西雅(Hortensia的簡稱 Tensi)，三位獄中好友艾爾維拉(Elvira)、瑞梅(Reme)、多瑪莎(Tomasa)，畢生幫忙姐姐典西雅撫養遺孤的貝比大(Pepita)，及繼承雙親的革命鬥士精神而加入左派游擊組織的典西雅。在洽宮的筆下，戰後監獄外的世界充滿罪惡與苦悶，除了受刑人家屬慘遭佛朗哥政府的迫害，也描繪了反抗佛朗哥政權的地下左派組織之革命鬥士情誼，重要的男性角色包括捍衛組織而犧牲自我的歐爾典西雅之丈夫飛利浦(Felipe)及與貝比大相戀、結婚的夥伴保利諾(Paulino)。

本論文試圖探討作家洽宮如何藉著獄中女性政治犯的感人故事，體現「女性英雄」在戰亂中的經驗，也藉著拯救集體記憶與見證，還原西班牙內戰時的社會不平等與權力濫用，再現共和派女性英雄角色的身份認同。我們也將分析洽宮如何融合傳統的女性表達方式（書信、日記及口述證明）及代表父權體制的官方文件，成功的挑戰傳統以來屬於男性經驗的戰爭議題，顛覆既有的內戰歷史論述及文化記憶。

## 二、西班牙第二共和、西班牙內戰及「女性英雄」的崛起

眾所周知，西班牙女性在第二共和及內戰時期日漸扮演重要的社會角色，因而女性的公共領域及私人領域之政策儼然已成為重要的議題。在第二共和時期，新憲法給予女性選舉權、使離婚及墮胎合法化，並確立了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制度，也促使女性主義組織蓬勃發展。根據學者曼吉尼(Shirley Mangini)的論點：「第二共和的場域是為了投入於公領域服務、具有能見度的女性，及之前從未踏出私領域而未具能見度的女性因應西班牙內戰隨即帶來的挑戰所準備的舞台，使她們皆成為具有新視

野與新身分的公共市民」<sup>1</sup>(1995: 24-25)。西國女性在第二共和派執政時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與男性平等的權利，她們積極投身於共和政府隸屬之機構組織的各種活動，試圖走出家門參與工作，享有投票權；在政治上，女性也大規模動員，加入政黨、工會及全女性之政治團體，<sup>2</sup>甚至日後許多年輕女性手持武器，成為共和軍女兵(miliciana)，乃為了捍衛自由法治、反法西斯獨裁主義的佛朗哥政權。

根據學者培爾斯同(Paul Preston)(2012)近年來的研究，西班牙內戰爆發後，乃至日後佛朗哥執政之後，共和派女性承受特別苛刻的壓制源於幾項因素。首先，由共和政府針對女性的權利所倡導的改革運動，與國家主義將女性角色定義為屈從的妻子與偉大的母親有極大的衝突。對於佛朗哥政權而言，如同長槍黨的女性分部(Sección Femenina de Falange)創辦人兼領導者彼拉·畢里摩德里維拉(Pilar Primo de Rivera)於1939年所言：「女性唯一分配到完成祖國使命的工作便是家庭」(1983: 19)。當時保守的右派領導者直言，參與政治的女性被視為具有殘暴的性格；與共和派牽連的女性也遭右派人士不信任而視為剛健、男性化的女性主義者及具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娼妓(“red whores”)，這些問題人物也需要詳加控管。林哈爾(Tabea Linhard)則認為，「在國家主義者及佛朗哥政權的修辭學中，活躍於政壇的女性成為西班牙內戰所帶來的災難及放縱暴力之罪魁禍首。內戰之突然爆發，乃因這群具有『共產意識』的女性極力挑戰父權家庭制度所賦予的傳統角色」<sup>3</sup>(2005: 56)。其次，共和派女性對

<sup>1</sup> 英文原文如下：“The Republican scenario was to prepare women—both visible women, who were serving in the public sector, and invisible women, who had previously never ventured out of their private domain—for the challenge of the civil war, turning them into public citizens of new dimensions and new identities”，詳見曼吉尼的專書(*Memories of Resistance: Women's Voices from the Spanish Civil War*)，中文譯文為筆者所翻譯。

<sup>2</sup> 幾位著名的女性例如肯特(Victoria Kent)、那爾肯(Margarita Nelken)、剛柏阿莫爾(Clara Campoamor)或伊巴璐立(Dolores Ibárruri)等人在國會均擔任公職或政黨要職，顯現第二共和時期推動性別平等、平權的最佳例證。肯特擔任極端社會主義黨(el partido Radical-Socialista)國會議員及總典獄長；那爾肯是勞工黨(el PSOE)國會議員；剛柏阿莫爾創立女性共和聯盟(la Unión Republicana Femenina)；伊巴璐立則擔任共產黨(el PCE)國會議員。

<sup>3</sup> 英文原文如下：“In the rhetoric of Nationalist and later Francoist Spain, politically active women became the culprits of the disasters and the unrestrained violence of the civil war. The war supposedly erupted because these ‘red’ women challenged their traditional roles within the patriarchal family structure”，詳見林哈爾對於西班牙內戰的女性英雄之專書(*Fearless*)



於西班牙維護純正血統的傳統已經造成相當大的威脅，因為她們以個人的理解能力將溢出正軌的左派意識形態(ideological deviance)傳送至下一代，佛朗哥政府則不斷阻撓母系社會跨世代的傳輸過程(matrilineal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如同理查德(Michael Richards)所言，對於右派執政者而言，勝利的意義遠遠超過強制西班牙共和派的屈服，而在於如何殲滅共和派的理念及那些傳達共和派理想的人士(1998: 39)。基於上述論點，如何保持緘默或剷除共和派的理念是當時極為重要的任務。

一般而言，在政治上，紅色在許多國家象徵左翼思潮的存在。「赤化的女性」(西班牙文為 *la mujer roja*) 一詞是指具有左派思想，尤其是共產主義之意識形態的女性，以西班牙的政治發展為例，特別是指30年代共和派(左傾)的女性。學者納許(Mary Nash)(1995)在其專書針對共和派女性之議題，詳加分析女性在第一共和時期與西班牙內戰時期所扮演的多重角色。納許提到「赤化的女性」起先出現在共和派的文宣海報、口令及其他有關戰爭的意象，激發群眾特別是女性由私有空間邁向公共領域來參與內戰，捍衛家園與國土。事實上，傳統女性被指定扮演賢妻與良母的角色，且時時擔憂家庭的福祉之文化形象，與共和派強調率真、英勇的新女性有極大的差別。納許確信共和派女性的文化形象對於社會造成很大的震撼，因為具有顛覆性，她們呈現陽剛的態度、強烈的攻擊特質、充滿革命及戰鬥的氣息，打破了所謂的父權傳統。女戰士代表積極、堅決、具果斷力的新女性，已成為當時醞釀革命及反抗佛朗哥獨裁政權的象徵。

儘管在內戰初期共和派陣營動員許多女性群眾手持武器以捍衛第二共和所倡導的平等及自由之理想，然而隨者戰火的蔓延，女性的角色流於功能性及後衛部隊的輔助工作。很快地，即刻展開號召男性至前線作戰，女性返回後勤單位工作的政策，這已證明了不信任或詆毀女性戰士的英勇身份。根據納許所蒐集的史料，仍有不少無名的「赤化女性」在前線與後備部隊默默耕耘，創造了共和派新的個人身份與政治意識之認同，不過終究無法隨者國家主義陣營的戰勝，逃離殲滅的噩運。在佛朗哥執政期，迫害「赤化的女性」與日增加。昔日為自由的理念及性別平等而奮戰的女性已無容身之地，僅能嚴守獨裁政權下的性別二元論

(gender binarism)及私有與公共空間分離之政策：女性回歸至家庭的私有空間，體現賢淑的妻子與只求奉獻的母親之身份。基於父權傳統的性別二元論之係，女性倘若熱衷於與公共空間相連的政治領域，將被視為活躍於街頭的娼妓，再現了具有顛覆特質的「壞女人」，只因無法成為母親與妻子。因此，滲入傳統以來隸屬於男性公共領域的女戰士也將被視為怪物、越軌及違法自然法則具有行為偏差之人。

歐爾典西雅(Hortensia)是《沉睡的聲音》的核心女主角之一，透過她的故事，本作品特別向西班牙內戰初期相當典型且具有革命情操的女戰士致敬。歐爾典西雅與其他獄中女性夥伴體現了四〇年代初期成長於第二共和時期與佛朗哥強權執政期的女性，於經歷多樣的生命體驗之後（包括掃盲運動、政治意識之啟發、學習使用武器參與戰爭、加入游擊隊、參與地下秘密組織、入獄、甚至判刑而遭處死刑），勇敢地認同自己的雙重邊緣身份、書寫女戰士的自傳。歐爾典西雅的入獄是因為受到丈夫飛利浦(Felipe)的啟發而加入游擊隊，尤其是國民軍殘酷地殺害她的父親之後而毅然決意參與戰事。歐爾典西雅不僅是政治囚犯，也是即將為人母的孕婦。洽宮在小說首頁清楚地指出女主角的姓名、外觀及個性方面之側寫，歐爾典西雅的人生似乎象徵性的代表許多因戰爭受苦及犧牲自我的女性。對於歐爾典西雅而言，囚犯最重要的義務是「活下來」，以便「講述自己的故事」<sup>4</sup>(2002: 135-136)，將其生命經驗傳承給他人或下一代。為了達成此任務，歐爾典西雅努力的在藍色筆記本紀錄每日在獄中的遭遇，期盼傳達給遠在山區奮戰的飛利浦與即將出生的愛女。事實上，歐爾典西雅不僅記載個人的監禁經驗及懷孕時期的日常生活點滴，也記錄了女子監獄裡其他夥伴充滿血淚的感人故事，例如全體刑犯遭受執政者以暴力壓制的不公平待遇之後，激發群體抵抗威權的英勇事蹟(2002: 22)。歐爾典西雅運用筆記本書寫女性政治犯的個人及群體記憶，試圖保存女性被壓抑的過往記憶，避免珍貴的記憶隨著歷史的軌跡而被遺忘，也為「赤化的女性」發聲，突顯女性互相扶持及團結的情誼。

歐爾典西雅的「女戰士」精神，在作者以簡練卻又令讀者相當動容

<sup>4</sup> 歐爾典西雅在獄中鼓勵同伴不因戰敗而沮喪，應勇於追求生命直到最後一刻，原著小說的西班牙文如下：“Hay que sobrevivir, camaradas. Sólo tenemos esa obligación./ Sobrevivir, sobrevivir, ¿para qué carajo queremos sobrevivir?/Para contar la historia” (135-136)。

的敘事手法下，呈現於面臨伏法的時刻。洽宮融合了歷史/現實及想像，以文本相互指涉(intertextuality)的技巧重現內戰史上有名的十三位青年女戰士「十三朵玫瑰」<sup>5</sup>(Las Trece Rosas)之群體經驗於小說裡，而歐爾典西雅恰巧與文中十二位「青年社會統一」(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組織的年輕女囚同時判處死刑，令其夥伴多瑪薩(Tomasa)聯想到歐爾典西雅與「十三朵玫瑰」的關聯性。在小說第二部分之第十八章，聚焦在歐爾典西雅於伏法前一夜的內心煎熬及行刑過程，她手抱者出生不久的女兒，與獄中好姊妹擁抱、道別。儘管神父嘗試說服歐爾典西雅領聖體與完成告解儀式，以拯救靈魂，然而歐爾典西雅斯毫不動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仍堅持身心自由之原則。歐爾典西雅於伏法前曾寫了一封信給家人，儘管沒有證據證明該信的真實存在性，但與青年女戰士「十三朵玫瑰」(Las Trece Rosas)中的胡麗雅·郭內撒(Julia Conesa)服刑前寫信給母親作為最後的道別(之後作家證實具有真實性)，具有對位法(countertpoint)的特質。作者敘述歐爾典西雅的伏法過程，多次運用動詞「據說」(decir)第三人稱複數型，刻意營造較中立、非主觀的語調，卻又略帶隱密色彩以強調歐爾典西雅確實已經遭到槍決：「她的名字並未列入一九四一年三月六日的槍決名冊中。然而據說當日清晨歐爾典西雅直視槍決小隊，如同所有槍決要犯一般。口中吶喊：第二共和萬歲！」<sup>6</sup>(2002: 244)，光榮地結束其短暫的生命，也體現了女戰士的英雄時刻。無疑地，這是作者賦予所有「無身份的女性」(undocumented women)或「赤化的女性」角色發聲的最佳例證。

多瑪莎(Tomasa)是另一位女性囚犯，也是四位「赤化的女性」中最具叛逆性的人物，有著強烈的政治意識，拒絕接受共和政府的失敗，面對獄中種種羞辱與懲罰囚犯的惡行，她始終堅持反抗法西斯主義的原則。

<sup>5</sup> 在1939年7月，十三名青年女戰士被法西斯陣營關進西班牙本塔斯監獄，慘遭嚴刑拷打，卻沒有一人屈服，一個月之後，她們集體被處死刑與槍殺。臨死前，她們寫下壯烈的誓言：「他們能殺死我們，卻不可能殲滅我們的思想，我們的信念將改變世界」。她們被處決時，拒絕蒙住眼睛，而直視著劊子手的槍口倒下。這十三位女戰士殉難後的第二天，一位青年女詩人留著悲憤的眼淚為她們譜下詩歌，詩中稱頌十三位青年女戰士為「十三朵玫瑰」，這便是「十三朵玫瑰」的緣由。

<sup>6</sup> 小說中的西班牙文原文如下：“El nombre de Hortensia Rodríguez García no consta en el registro de fusilados del día seis de marzo de mil novecientos cuarenta y uno. Pero cuentan que aquella madrugada, Hortensia miró de frente al piquete, como todos. — ¡Vivan la República!”(244)。引文之中文譯文為筆者所翻譯。

有別於歐爾典西雅倡導囚犯的首要義務是「活下來」以便「講述自己的故事」，多瑪莎則持相反的論點，她認為「講述自己的故事」是「活下來」的動力。多瑪莎的論點似乎指出，毫無顧忌地談論過去構成了面對創傷經驗的一種方式，這也令我們回想起學者勞勃(Dori Laub)對於經歷二次大戰猶太人大屠殺的生還者所提出的雷同看法：「生存者不僅需要生存才能講述他們的故事；他們也需要講述自己的故事以求生存」<sup>7</sup>(1992: 78)。當夥伴歐爾典西雅即將被處死刑，多瑪莎卻無法與她做最後的道別，不禁悲痛萬分，再也不能為自己充滿創傷經歷的過去有所隱瞞。因此，在一場獨白的場景，多瑪莎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她提高音量，反抗多年來的沉默、遺忘、瘋狂：

活下來。講故事，以避免瘋狂不再伴隨沉默。她從地上站起來。講故事。站起來與吶喊。活下來。耗盡所有體力來吶喊，為了趕走痛苦。抵抗是征服的行為。吶喊是為了日後以故事，屬於自己的故事來填補沉寂。以前無法與歐爾典西雅道別的痛苦再次浮現。多瑪莎向前跨越兩步，轉圈子，繞著牢房，另外兩步路。

回來。

流淚。

大聲喊叫地講自己的故事，才不至於死亡。

行走與講故事：「我有四個兒子及一個孫女」。<sup>8</sup>(2002: 236-237)

這是一個相當淒涼卻又令人感動的生命獨白，一個內心孤獨、飽受強權壓抑的女囚周旋在「活下來」以便「講述自己的故事」亦或「講述

---

<sup>7</sup> 英文原文如下：“did not only need to survive so that they could tell their story; they also need to tell their story in order to survive” (1992: 78)。引文之中文譯文為筆者所翻譯。

<sup>8</sup> 小說中的西班牙原文如下：“Sobrevivir. Y contar la historia, para que la locura no acompañe al silencio. Se levanta del suelo. Contar la historia. Se levanta y grita. Sobrevivir. Grita con todas sus fuerzas para ahuyentar el dolor. Resistir es vencer. Grita para llenar el silencio con la historia, con su historia, la suya. La historia de un dolor antiguo que ahoga el llanto de no haber podido despedirse de Hortensia. Tomasa camina dos pasos al frente, da la vuelta y recorre la celda, otros dos pasos. Volver. Llora. Y cuenta a gritos su historia, para no morir. Camina y cuenta: --- Yo tenía cuatro hijos, y una nieta” (236-237)。引文之中文譯文為筆者所翻譯。

自己的故事」以便「活下來」之辨證；當多瑪莎決定敞開內心「講述自己的故事」也代表喚醒昔日「沉睡的聲音」，昔日所有無法出聲的個體能勇敢地正視自我及群體/歷史的創傷。事實上，多瑪莎來自於埃斯特雷馬杜拉(Extremadura)地區屬於藍領階級及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家庭，她的家庭所有成員（包括四個兒子、丈夫與媳婦）皆被推到搭侯河(el Tajo)中，之後他們慘遭武裝份子（國民軍）舉槍謀殺，而多瑪莎是這場大屠殺的唯一生還者。「活著為了講述故事」出自於法西斯主義的國民軍之口，對於多瑪莎而言，儼然成為相當諷刺的評語，影射了活下來為了講述「赤化的人」(los rojos)如何被國家主義者陣營虐待。多瑪莎試圖顛覆強權壓制者的邏輯，主張講述自己的故事，尤其是自身的創傷經驗以便生存下去，這是多瑪莎喚醒在亂世之中仍沉睡的自我，如何體現生命意涵的英勇舉動。

艾爾維拉(Elvira)是本塔斯監獄裡最年輕的女性囚犯，在作者洽宮的筆下，艾爾維拉的故事體現了女性與男性並肩且積極參與前線戰事之女性英雄。一頭紅色頭髮、面帶稚氣的艾爾維拉入獄時年僅十六歲，她之所以被捕乃因佛朗哥陣營急切尋找其兄—涉嫌多項反政府運動的包利諾(Paulino)之下落，也多次在獄中被拷問有關包利諾的隱藏處，但艾爾維拉始終堅守正義的原則而未曾背叛親人。艾爾維拉在小說的起始篇章，給與讀者的形象是一個需要保護及更多安全感的小女孩；隨著時間的流逝，在歐爾典西雅、瑞梅、多瑪莎及其他獄中具有母性特質與自由奮戰精神的女性夥伴之薰陶下，艾爾維拉不僅意識到群體的歷史使命，也積極學習共和軍的政治思維及武器之使用，逐漸具有女戰士的雛型。經過一連串的驚險策畫，其兄包利諾終於成功地幫助妹妹艾爾維拉逃出本塔斯監獄，艾爾維拉加入游擊部隊，已從天真的小女孩蛻變為思想成熟的女性。儘管艾爾維拉已如男性一樣懂得如何使用武器(2002: 290)，游擊隊表面上倡導性別平等，符合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然而艾爾維拉感受到她需要經常向男性夥伴證明年輕女性如同其他人在前線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例如飛利浦(Felipe)不喜歡女性待在山巒參與游擊隊，他深信「女性走路不應像野貓般於山中潛行」，「女性不應像害獸生活於深山裡」<sup>9</sup>(2002: 291)，

<sup>9</sup> 小說中的相關西班牙文原文如下：“Pero era mujer, aunque pareciera un muchacho, y las mujeres no deben nadar como gatas salvajes por el monte”, “Pero era mujer, y las mujeres no deben vivir como almanas en el monte” (291)。引文之中文譯文為筆者所翻譯。

也告知艾爾維拉看到她洗衣服時可以想見未來必定是一位好太太(2002: 292)。艾爾維拉憤怒的回應飛利浦，日後她的丈夫可以自行清洗衣服，因為隨著第二共和的來臨，女性日趨意識到自身是獨立、自由的個體，昔日男性唯我獨尊的沙文主義年代也已經退去。不可否認的，抵制女性加入戰爭前線活動是共產主義運動發展上顯現男性至上的先天特色；然而，恐怕僅有少數共產思想家例如列寧強調不論性別，每位共黨會員享有平等的權利與義務。<sup>10</sup>在西班牙，許多男性革命思想運動者，例如小說中的飛利浦，對於女性積極介入政治運動則抱著相當嘲諷的態度。洽宮的小說作品，藉著強調女性在不同層面的反抗運動裡展現多元的身份認同，挑戰了傳統「戰爭故事」(war story)之敘事結構與角色特質，例如顛覆長久以來過度彰顯男性角色的侵略個性及女性主角害怕表達自我的想法、僅能擔任被動的既定角色等。

瑞梅(Reme)原本是一個平凡的家庭主婦，與丈夫班傑明(Benjamín)育有三個女兒及年幼的遲緩兒，她的入獄只是因為縫製了一幅共和軍的國旗而慘遭鄰居的揭發及羞辱。在獄中，瑞梅始終保有愉悅的心情，時時關懷周遭的同伴，避免談論令自己觸景生情的過往故事，如同學者梅佑克(Ellen Mayock)所言，瑞梅扮演「獄中團體最典型的養母/代理母親之角色」(2004: 29)，例如瑞梅悉心照料高燒不退的艾爾維拉與大腹便便的歐爾典西雅，她冒著可能被處罰的危險(2002: 21-22)大唱國際歌曲(International)以便阻止獄卒毆打多瑪莎(49)，以及偷偷地縫製軍服以協助艾爾維拉及他人逃離監獄(280)。瑞梅體現了教養及自我犧牲的母愛精神，表面上，她成功的複製了執政黨所倡導的母性天職與使命之楷模；然而，這個角色由瑞梅一個左翼思想犯人扮演，其舉止在監獄裡隨時可能損害官方的威信，甚至顛覆了父權社會下女性遵循賢妻良母的準則。梅佑克針對作者洽宮在《沉睡的聲音》裡塑造母性角色卻充斥踰越之特質提出令人深省的看法：「母性角色如此地被大眾接受及制度化……已成為《沉睡的聲音》多元的母親人物及母性譬喻之背景裡具有改變及踰越法則的元素」<sup>11</sup>(2004: 24)。作品裡多重的母親人物並未履行所指定的服從及獻身

<sup>10</sup> 有關列寧的思想，請參閱 Klara Zetkin 的專書著作 *My Recollections of Lenin*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6)。

<sup>11</sup> 梅佑克在其論文“La maternidad transgresora en *La voz de dormida* de Dulce Chacón”分析母性如何以顛覆及踰越的特質呈現在《沉睡的聲音》，論文中的西班牙文原文如下：“la

於父權體制下的角色扮演，她們面臨威權時卻鼓勵適度的反抗及挑戰，由獄中的瑞梅及歐爾典西雅的故事可得到例證，然而監獄外的貝比大(Pepita)或是其房東瑟莉亞(Celia)也扮演「母親」的角色，曾多次冒險犯難幫助他人（包括游擊隊及女性夥伴）度過人生的難關。

### 三、記憶、歷史與女性英雄之身份認同

關於記憶的再現與文學的關聯，學者赫茲波格爾(David Herzberger)對於西班牙戰後文學之研究有深遠的影響，尤其是他對於所謂的「記憶小說」(novel of memory)的討論，具有獨到見解，引起相當多的迴響。根據赫茲波格爾的研究(1991)，於七〇年代末期及八〇年代，西國轉型期的文壇大量出版「記憶小說」，作家運用第一人稱敘事者、倒敘、回憶的方式描寫內戰爆發、佛朗哥時期所發生的事件，試圖追記過去、重建過往的記憶符碼，頗有懷舊與省思的意涵。不容否認地，這類小說對於撫平昔日佛朗哥時代所遭受的歷史創傷具有正面的效應，也是許多作家書寫個人經驗並再現與展演「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空間。雖然赫茲波格爾所界定的「記憶小說」偏重於七〇年代及九〇年初期之間所出版的作品，洽宮的《沉睡的聲音》也涵蓋了「記憶小說」的許多元素，透過女性人物、弱勢及邊緣族群的記憶，洽宮的文學版圖更為寬廣，她所關注的不僅是內戰歷史的過去，也重視女性如何謀取生存及建構自己的主體身份。

當代法國知名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在其重要論文「介於記憶及歷史：記憶之地」(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x de Mémoire*)對於記憶與歷史的對立關係提出精闢的看法，強調記憶是富有生氣，處在經常進化的狀態裡(1989: 8)；然而，歷史是「充滿疑問、不完整及不再延續」等現象之再建構(1989: 8)。因此，記憶是取決於過往與重視現在經驗的一種過程，而歷史卻是一種對於世俗及學術的過往之再現。根據諾拉的看法，此般具有菁英、學術意涵的「歷史」面對大眾化特質的「記憶」，體現了後者孕育了屬於民族及口述文化的記憶傳統。也就是

---

maternidad tan aceptada e institucionalizada. . . se convierte en elemento transformador y transgresor dentro del contexto de las múltiples madres y la metáfora de la maternidad en *La voz dormida*" (2004: 24)。引文之中文譯文為筆者所翻譯。

說，記憶可以是群體的、多元的亦或同時是個人的；而歷史是屬於所有人，試圖恢復整體的威信。諾拉認為「記憶附著於地點，而歷史附著於事件」<sup>12</sup>(1989: 22)。這些記憶身處的地點便是諾拉所謂的「記憶之地」(*les liex de mémoire*)，根據法文 *liex* 的字義，記憶可以附著在物質性、象徵性及功能性的地點，不管是物質/有形的相片、檔案、符號、旗幟、紀念碑、信件，亦或無形的語言及傳統。諾拉指出「記憶之地」實際上是記憶與歷史共存的空間，他也深信記憶與歷史終究能互補與互相妥協。我們運用諾拉的理論於《沉睡的聲音》，試圖找尋作品中的「記憶之地」，分析小說中的女性英雄如何藉著「記憶之地」重新拼貼屬於個人及全體的過去，以及建構個人或集體身份之意涵。

在《沉睡的聲音》，洽宮融入照片/攝影於文本中，成為詮釋女性英雄身份的媒介，也構成「記憶之地」的重要元素。小說裡描寫了一張已刊登在其他刊物且相當普及的一位女兵之照片，事實上，該照片也是《沉睡的聲音》於 2002 年由阿爾法瓜拉(*Alfaguara*)出版之封面：一位年輕、面帶微笑的女兵，手中抱著充滿笑聲的嬰孩，似乎凝視著相機的鏡頭，呈現十分溫馨與幸福的畫面。小說男主角飛利浦端詳著照片來回憶昔日美好時刻之倒敘場景，照片中面帶微笑、抱著嬰孩之女兵已被重新賦予新的身份為小說女主角歐爾典西雅(2002: 81)，這不難看出作者有意強調女性在戰爭期間也扮演重大的角色。女主角那閃爍、搖擺不定的耳環，與她的軍服似乎有些不協調，但也成為小說文本的敘述焦點；耳環是丈夫飛利浦送給歐爾典西雅的禮物，她時時戴者耳環，即使身穿軍服且將步槍環繞著背部也不例外，文本的敘述恰如小說影像封面所呈現的形象。當歐爾典西雅預備生產時，她將生活筆記本、耳環、死刑判決書放入一個小布袋，打算由獄方將其遺物轉交給妹妹貝比大，日後由她扶養歐爾典西雅的小孩，將遺物傳承給下一代，而這些遺物也變成記憶的傳輸者，體現了母親傳達個人生命歷史給女兒的「記憶之地」。作者巧妙的挪用照片的細節而運用在文本敘述層面，試圖闡明小說如何跨越文本類型的疆界。照片講述了女性投入民兵的故事，而洽宮為了增進作品的文學特質，已為女主角取名、也給予她多元的個性。照片的意象喚起建構屬於自己

<sup>12</sup> 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以法文書寫並出版三卷有關 *Les Liex de Mémoire* (記憶之地)之書籍，本文引用英文譯本如下：“Memory attaches itself to sites, whereas history attaches itself to events” (1989: 22)。



的敘事，暗示女主角的苦樂參半之人生經歷，源於她擁護共和政府、積極的計畫參與地下組織，但可能無法兼顧育兒的任務，終究必須離開自己的小孩。照片本身允諾女人與小孩是「真實」世界的人物，並非「杜撰」性質，然而有關母女關係的敘事情節則純粹是推測性質。我們認為照片裡所引發的戰爭之論述已經轉換成戰亂中的女性之論述，如同學者艾弗里(Kathryn Everly)在其論文所言，「照片不再只是代表一項文件，而是轉變成敘事的工具，以便創造明確的歷史時刻」<sup>13</sup>(2010: 73)。如同青年女戰士「十三朵玫瑰」(las Trece Rosas)中的胡麗雅·郭內薩(Julia Conesa)於服刑前所寫的信件確實為小說帶來真實的感覺，作家在詮釋、探索照片在本作品所蘊藏的意涵之際，也嘗試將其歷史的真實性(historicity)融入於虛構的故事情節，突破或解構個人與集體記憶的藩籬。

歐爾典西雅的兩本藍色筆記本記錄了女主角在本塔斯監獄禁錮數月的想法及經驗，字裡行間分別傳達了對於伴侶飛利浦的思念情懷，以及對於尚未出世的女兒之期盼。之後，筆記本也變成歐爾典西雅最重要的遺物之一，是女兒典西雅建構與母親關係的「記憶之地」。貝比大遵循姊姊歐爾典西雅的遺願，除了盡力扶養典西雅，扮演稱職的代理母親(surrogate mother)，也經常將歐爾典西雅遺留下來之筆記本所記載的生活日記反覆地念給典西雅聽，傳達其雙親堅貞的愛情及對於女兒的關愛。貝比大認為筆記本執行相當重要的任務，建立了母女關係的橋樑，而貝比大扮演介於去世的姊姊與外甥女之間的中介者，也擔負重要的責任。當典西雅已能自行閱讀母親的日記，甚至背誦筆記本的內容，貝比大「感受到母親陪伴在女兒身邊。兩人的相聚完全透過歐爾典西雅寫給女兒典西文的文字所致」<sup>14</sup>(2002: 395)。由歐爾典西雅傳送給女兒典西雅之書面證明(written testimony)，的確與貝比大精心建構的口述歷史互補，這也呈現在小說裡促成典西雅日後探究個人的身份認同，產生對於過世的母親之連結，以及對於雙親生前勇於追尋政治理想而深感尊敬。爾後，典西

---

<sup>13</sup> 引用的英文原文如下：“The discourse of war becomes the discourse of women at war, and the photograph becomes less a document than a narrative tool for creating a certain historical moment” (2010: 73)。

<sup>14</sup> 小說中的西班牙文原文如下：“Sentía que la madre acompañaba a la hija. Que las dos se unían a través de las palabras que Hortensia escribió para Tensi” (395)。引文之中文譯文為筆者所翻譯。

雅受到母親的日記所鼓舞，當年滿十八歲時，她毅然決然的加入西班牙共產黨、參與地下反抗組織，儘管貝比大多次勸阻外甥女退黨，然而「貝比大知道無法說服典西雅。知道無法違背歐爾典西雅所書寫的文字。奮戰吧，我的好女兒，繼續奮戰吧，如同你的母親那般奮戰，你的父親努力奮戰；這是我們的任務，即便我們會賠上性命」<sup>15</sup>(2002: 337-398)。由以上的例證，我們感受到歐爾典西雅的文字力量相當龐大，她所書寫的生活日記不僅包括了女戰士反諷監禁制度的缺乏正義與自由民主價值，無疑是對於歷史及當前社會的批判，而且也呈現了其感性、充滿懷舊的個人記憶，成功的建造歐爾典西雅與女兒關係的「記憶之地」。

書信，如同日記文體一般，是女性人物經常用來傳達內心深處的情感與記錄日常生活經驗的形式。在《沉睡的聲音》，我們可以找到相當多樣性的書信格式與內容，包括包利諾與貝比大這對戀人長期的通信、瑞梅出獄後與多瑪莎傳達姊妹情誼的信件、十三朵玫瑰( las Trece Rosas)中的胡麗雅·郭內薩於服刑期間寫給母親傳達母女親情與個人歷史記憶的信件等等。胡麗雅·郭內薩是西班牙內戰時期統一社會主義青年聯盟(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的十三位年輕女戰士之一員，是內戰歷史上的真實人物。1939年7月，她們全體被法西斯份子關進西班牙本坦斯監獄，受盡殘酷拷打，卻沒有一人屈服，一個月之後，集體被槍殺了。小說裡描寫十三位年輕女性政治犯從容不迫、無畏無懼的離開教堂，穿越庭院，上了載運她們邁向死亡之路的貨車。文本中的這一幕場景由另一位主角從監獄中的一個窗戶目睹到女戰士們勇敢與灑脫的行為：「由兩人並排離開小教堂，並未委屈低頭。……所有人持續抬著頭。有些姊妹唱起歌來，胡麗雅·郭內薩總是唱著歌」<sup>16</sup>(2002: 219)。一封由胡麗雅·郭內薩於1939年8月5日書寫的信，出現在上述的小說敘事場景之後，是詮釋個人身份認同及見證歷史記憶的「記憶之地」。事實上，這是郭內薩臨死前寫給她母親的最後一封信，除了與母親道別，也安慰她切勿過

<sup>15</sup> 小說中的西班牙文原文如下：“Pepita sabe que no podrá convencer a Tensi. Sabe que no podrá ir en contra de las palabras que escribió su madre. Lucha, hija mía, lucha siempre, como lucha tu madre, como lucha tu padre, que es nuestro deber, aunque nos cueste la vida” (397-398)。引文之中文譯文為筆者所翻譯。

<sup>16</sup> 引文中的西班牙文原文如下：“Salieron de la capilla de dos en dos, sin humillar la cabeza. . . . Todas continuaron con la cabeza alta. Algunas cantaban. Julita Conesa siempre cantaba” (219)。引文之中文譯文為筆者所翻譯。

分悲傷，應以女兒堅守榮耀直到最後一刻為榮，信末則期盼個人的名字能遺留世間：「大家道別了，不管是你或是我的夥伴們請勿流淚。我希望我的名字不被歷史除名」<sup>17</sup>(2002: 220)。郭內薩如此期盼不被世人遺忘、永垂不朽的宏觀歷史之概念，以及書信體的寫作對象不是針對合作夥伴，反而是母親，很清楚地融合了個人記憶及群體政治歷史層面的再現。胡麗雅信賴她的母親來述說自己英勇的故事，非常有自信的認為女性的聲音是如此強壯、有力而足以在紛亂的歷史裡佔有一席之地。這封結合現實與虛構的訣別信，實際上是一項真實存在的文件。費爾楠妲·羅梅歐·阿爾法洛(Fernanda Romeu Alfaro)在其作品《破碎的寂靜》(*El silencio roto*)臨摹以鉛筆書寫的原始文字而變成複製的信件。作者洽宮雖然並未告知讀者這封信是她所發現的文件，但她在附錄的感謝函上有提到羅梅歐無私地提供胡麗雅·郭內薩的原始書信作為寫作參考資料。

在《沉睡的聲音》，除了上述的照片、日記及書信具有象徵性、物質性或功能性之特點而構成「記憶之地」的元素之外，我們也發現不少具有官方/集體歷史的文件、檔案穿插在文本裡，試圖強調其真實性、正確性及如何影響讀者解讀西班牙內戰歷史。具有代表性的（官方/正式）文件包括歐爾典西雅的審判書之摘要、歐爾典西雅的死刑判決書、游擊隊運動之宣言、宣告包利諾獲得特赦的電報以及警方針對包利諾的假釋所訂定的說明書等正式官方文件。這些文件內容缺乏情感，語氣正式、嚴肅，多以傳統打字機的字體出現在小說裡，藉此強調他們的合法性及正確性，代表了官方歷史的論述。

以歐爾典西雅的死刑判決書為例，此官方、正式的文件出現在描述歐爾典西雅的光榮又悲壯的槍決場景之後。看來不太協調的打字機字體似乎告知讀者所提供的訊息是官方、不容質疑的，也具有歷史的意涵；不同的排版字體不僅意味者不同的語氣，也代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這項以打字機製作的文件與其正式的文字，的確與歐爾典西雅之英勇與令人沉痛的死亡敘事手法有極大的差異性。官方版本的死刑宣判書套用法律術語，文字生硬、缺乏情感，文法結構也顯得複雜，而大寫字體具有醒世的功能，這些元素均呈現關於歐爾典西雅之死的不同版本：「我們應

<sup>17</sup> 引文中相當經典的西班牙文書信原文如下：“Besos a todos, que ni tú ni mis compañeras lloréis. Que mi nombre no se borre en la historia” (220)。引文之中文譯文為筆者所翻譯。

該判處受審者一個死刑，乃因犯了支持叛亂的罪名，具有重大影響力及極度的危險性……應將受審者執行槍決」<sup>18</sup>(2002: 246)。如此，本作品對於同一事件提供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版本。兩種版本在語言上與文體風格的對比驅使讀者重新拼貼、重新思索新的事實，也質疑究竟所謂的官方文件之引用、口述傳統與證明應該扮演何種角色？我們應全然倚賴官方文件以建構過往的個人或集體歷史事件？歐爾典西雅的死刑判決書確認了事實，而個人的觀察力及口述證明卻將歐爾典西雅之死賦予相當特殊、個別的及具有人性的元素。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游擊隊團體之成立宣言。有別於小說裡男女主角呈現情感的宣洩，政治意向的宣言通常不帶任何情緒上的文字，旨在為所有效忠於共和陣營而犧牲自我的成員辯護。「黑暗小丘的游擊隊團體」(Agrupación Guerrillera de Cerro Umbría)之成立宣言，以個別的、打字機排版字體的文件穿插在小說裡，制定了游擊隊團體的成立宗旨及原因，「陳述我們無條件的結合西班牙所有愛國者來支持國家聯盟政策……在西班牙國家聯盟的最高委員會的領導下，賦予西班牙人民為了拯救西班牙而履行抵抗法西斯陣營的明確目標」<sup>19</sup>(2002: 321)。游擊隊團體之政治宣言目標明確，文字的運用十分精簡與正式，再現了獨立團體追求集體福祉的政治歷史。

《沉睡的聲音》以包利諾獲得假釋，離開待了十七年的一所布爾果(Burgos)監獄，最後與相戀多年的貝比大公證結婚，終能展開新的幸福人生為結尾。警方對於包利諾的假釋所訂定的說明書，是另一個官方文件無法呈現人性層面之事件的例證。「說明書」(INSTRUCCIONES)出現在包利諾與貝比大婚後漫步在街上、享受充滿希望的新生活之一頁，依舊以傳統打字機字體呈現，語氣上也顯得唐突。基本上，整項「說明書」

<sup>18</sup> 引文中的西班牙文原文如下：“Que debemos condenar y condenamos a la procesada, como autora del delito de ADHESIÓN A LA REBELIÓN, con las agravantes de trascendencia y peligrosidad, a la pena de MUERTE. . . debiendo ser ejecutada la procesada por FUSILAMIENTO” (246)。引文之中文譯文為筆者所翻譯。

<sup>19</sup> 引文中的西班牙文原文如下：“Exponer nuestra adhesión incondicional a la política de Unión Nacional de todos los patriotas de España. . . bajo la dirección estratégica de la Junta Suprema de Unión Nacional Española, que dota al pueblo español de una dirección nacional de combate antifranquista por la salvación de España” (321)。引文之中文譯文為筆者所翻譯。

旨在提醒與告誡獲得假釋出獄的包利諾該如何遵循行為法規，例如定期向住所附近的警政單位報到、不得隨意更換住所、每月的首日郵寄個人的行為報告書等事項，以免再次失去自由而被遣送回監獄。「說明書」對於剛離開長期監禁的人而言，證明了國家監控的龐大力量及缺乏人性的元素。包利諾在精神上與情感上的自由，似乎可以用極少的文字及充滿詩意的形式來表達，因為透過之前的文本，描述了包利諾與貝比大如何快樂地漫步在馬德里的街道上，享受遲來的幸福與自由(2002: 416)。官方文件確認包利諾已獲得假釋，強調政府仍將嚴密監控包利諾的生活，直到他獲得完全的自由；然而，卻無法呈現包利諾與妻子共享的心靈交流的幸福時刻。「說明書」象徵六〇年代的佛朗哥時期，仍舊沉浸在極權、專制、缺乏人道關懷的法西斯社會之氛圍。

#### 四、結論

洽宮在生前曾多次提到書寫《沉睡的聲音》的主要動機是給與飽受國家主義者(Nationalist)壓迫的共和派人士(失敗者)發聲的機會，賦予他們拯救「集體記憶」的發聲權利；因此，作家以四年的時間，親自至西班牙各地拜訪共和派男女存活者並發掘許多不為人所知的個人生命史，根據珍貴的口述歷史資料(oral history/testimony)及融合敘事技巧，形成小說獨特的敘事結構。歷史在本作品不管在故事時代背景之醞釀及西國女性的身份認同、自我成長，進而塑造「女性英雄」的雛型等層面，均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然而，對於作家而言，歷史的論述若以西班牙內戰為例，不應局限於共和主義與國家主義針對意識形態之衝突所作的辯證，也應以宏觀的態度發掘長期以來飽受父權壓制卻渴望為己、為團體默默耕耘的女性實體貢獻。

在《沉睡的聲音》，文本中四位具有左派思想之「赤化的女性」主角歐爾典西雅(Hortensia)、艾爾維拉(Elvira)、瑞梅(Reme)、多瑪莎(Tomasa)因不同的緣由被監禁在馬德里本塔斯(Las Ventas)女子監獄。洽宮試圖去除「赤化的女性」在父權體制下所遭受的污名，發掘她們如何在晦暗、安靜的社會氛圍努力「發聲」，勇敢面對因性別及政治意識形態的差異所遭受的「雙重邊緣」之壓制，努力書寫遊走於私有與公共空間的生命經驗，以體現「女性英雄」的特質。有別於其他作家闡述女性主角面臨西

西班牙內戰的來臨呈現較為消極或疏離的態度，洽宮在《沉睡的聲音》所書寫的女性主角直接介入或參與內戰時期的政治、黨派意識及國族紛爭，甚至加入游擊隊，與男性主角並肩作戰。女性不僅結合在一起，為了個人及政黨之生存，也與男性密切合作，盡己所能為國勢薄弱、垂死的西班牙祖國奮戰。透過監禁與死亡的威脅作為性別平等的要素，洽宮編織了複雜的故事來陳述女性主角互相扶持，即便身陷監獄及與親人隔離，她們終能克服生理及情感層面的苦楚，進而支持、擁抱共和派的政治理想，我們從歐爾典西雅(Hortensia)、艾爾維拉(Elvira)、瑞梅(Reme)、都瑪莎(Tomasa)等多位女囚的經歷得到最好的例證。

洽宮在《沉睡的聲音》也顛覆了小說的敘事模式，作家巧妙的融合傾向於書寫私領域的典型女性表達方式（書信、日記、口述證明）及代表權威、公共領域的官方文件，締造文本的混雜性(hybridity)及多重的敘事者聲音，成功的挑戰傳統以來屬於男性經驗的戰爭議題。透過法國學者諾拉的「記憶之地」(les lieux de mémoire)的理論，我們發現洽宮運用了照片/攝影、日記、書信、口述證明等具有象徵性、物質性或功能性特點之媒介於文本中而構成「記憶之地」的元素，一方面體現了女性英雄的多重身份，另一方面尋找屬於個人與集體的歷史過往，試圖重新建構個人與集體記憶之深刻意涵。

## 引用書目

- Colmeiro, José F. *Memoria histórica e identidad cultural: De la posguerra a la postmodernidad*. Barcelona: Anthropos, 2005.
- Corredera González, María. “La cara oculta de la represión: *La voz dormida* de Dulce Chacón.”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en la novela actual: Silencio y diálogo entre generaciones*. Madrid y Frankfurt: Iberoamericana / Vervuert, 2010. 137-178.
- Chacón, Dulce. *La voz dormida*. Madrid: Punto de Lectura/Santillana, 2002.
- Everly, Kathryn. “Women, War, and Words in *La voz dormida* by Dulce Chacón.” *Women in the Spanish Novel Today: Essays on the Reflection of Self in the Works of Three Generations*. Ed. Kyra A. Kietrys and Monserrat Linares.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09. 77-91.
- . “Women, Writing,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in *La voz dormida* by Dulce Chacón.” *History, Violence, and the Hyperreal: Representing Cul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Spanish Novel*. West Lafayette, Indiana: Purdue UP, 2010. 63-84.
- Herzberger, David K. “History and the Novel of Memory.” *Narrating the Past. Fiction and Historiography in Postwar Spain*. Durham: Duke UP, 1995. 66-86.
- Juliá, Santos. “Echar el olvido: memoria y amnistía en la transición.” *Claves de la razón práctica* 129 (2003): 14-24.
- Laub, Dori. “Bearing Witness, or the Vicissitudes of Listening.”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Ed. Shoshana Felman and Dori Laub.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57-74.
- Leggott, Sarah. “Dulce Chacón (1954-2003): Constructing a Gendered Postmemory: Repression, Resistance, and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in *La voz dormida* (2002).” *Memory, War, and Dictatorship in Recent Spanish Fiction by Women*. Lanham, Maryland: Bucknell UP, 2015. 39-60.
- Linhard, Tabea. *Fearless Women in the Mexican Revolution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Columbia: U of Missouri P, 2005.
- Loureiro, Ángel G. “Pathetic Arguments.” *Journal of Spanish Cultural Studies* 9.2 (2008): 225-237.
- Mangini, Shirley. *Memories of Resistance: Women’s Voices from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Haven, CT: Yale UP, 1995.

- Mayock, Ellen. “La maternidad transgresora en *La voz dormida* de Dulce Chacón.” *Ixquic: Revista Hispánica Internacional de Análisis y Creación* 5 (2004): 22-36.
- Nash, Mary. *Defying Male Civilization: Wome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Denver: Arden, 1995.
- Nora, Pierre.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Trans. Marc Roudebush. *Representations* 26 (1989): 7-25.
- Preston, Paul. *The Spanish Holocaust: Inquisition and Extermin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Spain*. London: Harper, 2012.
- Resina, Joan Ramón, ed. *Disremembering the Dictatorship: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the Spanish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msterdam and Atlanta: Rodopi, 2000.
- Richards, Michael. *A Time of Silence: Civil War and the Culture of Repression in Franco's Spain, 1936-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8.
- Zetkin, Klara. *My Recollections of Lenin*.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6.